

上海敬华 2014 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 12 月 10 日—12 月 11 日在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再度举槌,8 日—9 日进行预展。“中国古代书画专场”及“近现代书画专场”名家荟萃、精品纷呈。现撷取其中部分精品,先与广大藏家共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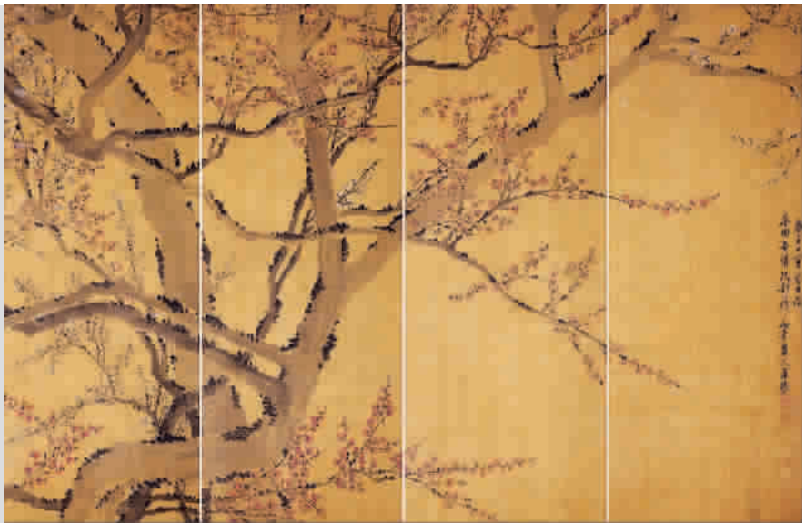
■ 朱屺瞻《庙貌千古》



■ 谢稚柳《霜树丹青图》

“扬州八怪”罗聘精品梅花亮相敬华秋拍

梅花在古代作为绘画题材由来已久,“扬州八怪”平生志趣于诗文书画,梅兰竹菊是他们喜爱的题材,常以梅的高洁幽香来表达自己的志趣。在上海敬华 2014 年秋拍中收录有罗聘的一幅三色梅花四条屏。梅干自左出,细枝侧条多取右倾之势,一路弯曲送出画面之外,枝头繁花密蕊、璎珞纷呈。



■ 罗聘《寒梅傲骨》四条屏



■ 齐白石《贝叶虫趣》

此图梅花的画法继承了王冕的墨梅法,画中粗枝繁蕊,横斜疏密。树干虬曲,用书法笔意画出,转折布势又具生拙趣味,梅干用笔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,这种力量忽轻忽重,行笔的速度有快有慢,由此而产生了一种优美动人的节奏,不仅符合梅干的生长规律,而且表现了梅干挺拔向上、生机盎然的神韵。梅花先以墨笔圈法写轮廓,复用色点染,红白辉映其间,相映成趣,令观者感觉似有暗香袭人,清新扑鼻。花蕊则圈画点染,千姿百态,清冷出尘。画面浓墨、淡墨、干笔、湿笔并用,虚处空旷无忌,实处密不透风,意境深远。纵观画面,整体构图稳定,法度严谨,一派大家风范,甚得“罗家梅派”之韵。

齐白石《贝叶虫趣》,画中两片贝叶由万千工笔笔触勾写而出,鲜活而具灵气,极具匠心且颇费周折,显现着白石老人的良苦用心和匠心独运。贝叶与草虫之间既有较好的整体效果,又有细致入微的局部刻画。专注于草虫的体态结构,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和表现能力。画中蜻蜓翅膀上的网纹,用笔有轻重浓淡的变化,增加了翅膀的动感,画中每一笔,都积淀了他数十年的绘画功夫和学养。贝叶草虫是白石老人独创的绘画题材,他早年游历广东、广西,发现贝叶之美,将其引入画中,并完美演绎。在对贝叶与草虫的描绘中,刻画入微地将贝叶极细密的段段叶筋与蜻蜓之丝丝纹脉,在近乎原大的状态下神形并貌地展现出来,昆虫贝叶相得益彰、相映呈辉。面对白石老人的贝叶草虫,我们可以感受到此中惊人、超凡的天才发现与创造。

《霜树丹青图》为谢稚柳先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的作品。花卉枝柔叶劲,设色浓雅相宜,雀鸟丝丝不苟,仿佛饱读学者。雀鸟羽毛深厚繁复的点染,凝练精准的勾勒,纤巧秀雅的体态不仅贴近古人的灵魂更贴近自然。霜叶艳丽的色彩,与小鸟、树干淡雅的着色形成了强烈对比,正是他“落墨”法精髓的体现。作品还吸收了敦煌壁画中的“复合线描”法,颜色下面隐约可

见的起首的线条与色彩表面复勾的线条相互交织,形成丰富而虚实相映的线条组合,较早年的工整精细,画面更显得清新静谧。题款则是先生晚年书法的典型风貌,秀雅大气,挥洒自如,浓淡粗细的变化自然而极具旋律,已然张旭之风,但依稀还能看到陈老莲的影子。细赏整幅《霜树丹青图》,咫尺间展露了宋人的形神兼备,又融入了元人的清雅含蕴宁静的诗情,笔法细腻色彩轻灵,自是一番江南圣手的情调,为吾辈后人所唏嘘赞叹。

因屺老家属一如既往的鼎力支持,也因春拍中藏家对屺老作品的追捧,本次敬华秋拍特开辟海派之栏,继续推出朱屺瞻绘画艺术系列,届时将集聚屺老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的精品力作呈现。《庙貌千古》创作于 1962 年屺老赴杭州、广州写生期间,此幅画作描绘的是崖门古战场宋代古宫遗址慈元庙。屺老笔墨简淡,构图开张平缓,无险峰奇势,却于平缓处尽显“海纳百川”之融态。画艺诸家倡导“作画须有大家气,布局须深厚,立意要高远”,本作构图看似平淡,实则平淡之外有物,近景普通却奇巧;中景用 S 形留白拉开,开张气宇,增加画面迂回之气;远处群山,笔墨柔韧、舒张、气平,实则高妙也。画作意境满含弦外之音,所谓“凉风雁啼天在水”之意境,也正是如此吧。再看笔墨,屺老不用古法却有画味,苍味入骨,所谓手中无剑,心中有剑,乃此境界也,与吴昌硕研临石鼓文,临气不临形,此殊途同归。嗜丹青者,历来奇多,然天分自成,多少人形不远矣,然“味”、“气”、“格”参差不齐,这种高逸内存于心,无法寥然,屺老便是此禀赋自存于心之人。

我认识的陶者光焰



■ 蓝池

与光焰认识是一位文化艺术界朋友的引荐,初见时感觉他有点倜傥,谈吐举止没有艺术家那种激情,接触多了,才悟到他胸中波澜壮阔的大海是那样的辽阔,那种对陶的情

感,那种为之付出的艰辛,那种遭遇了多少冷嘲热讽,他与陶一见如故,由爱陶,赏陶,藏陶,发展到烧陶,他却甘愿“自陶苦吃”。面对陶的没落,他痛心疾首。在几近不惑之年他毅然放弃了之前从事了十几年的装饰设计公司,突发奇想,自己建窑烧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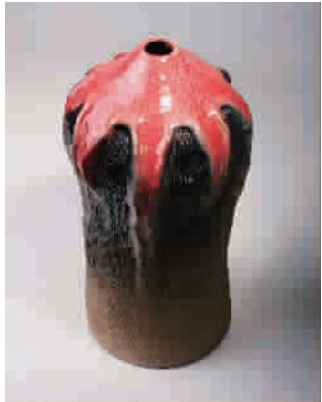
他虽是大学美术专业毕业,但之前从未接触过烧陶,也没有去陶瓷工厂专门学习过。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的选择,想来想去就是他的名字跟烧陶有点关系,所以他自以为是天生的陶工,肩负了烧陶的使命。从此他每日与泥土相伴,摆脱所有束缚,专注于陶,沉浸于陶。每日筋疲力尽,却又乐此不疲。每次濒临绝境,又总能绝处逢生。每次烧窑

他都有新的发现,他不停地在陶上寻找着,思考着,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他,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

陶是神奇的,从泥土的取材,塑造,直至烧制成品整个过程都充满神奇。在对泥土的不断揉搓、捶打,刮捏等一系列的塑造过程中倾注了他的精神、情感和思想。他的陶就如他本人,执着、自然、纯真、拙朴。做陶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,是孤独的也是温暖的,是悠闲的也是忙碌的,是失落的也是充盈的,总之说不清,百感交集。他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在做陶,也没有认为手中把握的是泥土,他沉浸在陶园里,融入在自然里,他的生活变成了陶。他认为陶者就要亲临烧陶的每一个环节,这样

才能达到自然融汇贯通的境界,陶者的灵感,激情和个性才会完整地表达出来,而不会被他人的技艺和工艺环节一步步侵扰和吞噬。

他生长在北方的海边,性格硬朗而深沉,之前看似陶之外的工作反倒使他少了禁锢和约束,给了他更多自由和创新的机会。他潜心钻研,大胆创新,逐渐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。他力求造型简约大气,釉色纯净亮丽,肌理灵动自然,如海边的岩石朴实沉默,如海市蜃楼般如梦如幻,如迸发的烈焰激情澎湃。他喜欢陶的那种坚如磐,声如磐的感觉,所以采用 1200 度以上高温烧制,这样看上去陶的质地很真实,保留了泥土的本色。釉料选用天然矿物釉,能够经受高温并在窑炉中产



■ 情满焰山

生奇特的窑变,在同一件作品上彰显出沧桑古朴与鲜明亮丽的美妙融合,如能与作品造型浑然一体,形成写意,意境之美,更是可遇不可求,这可能就是陶者孜孜追求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吧。

祁和亮